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六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六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聖域述聞(二卷一一至卷二八)	刁忠民校點	郭齊審稿		一
洙泗考信錄	楊世文校點	郭齊審稿		一三一
洙泗考信餘錄	楊世文校點	刁忠民審稿		二一七
聖門人物志	李文澤校點	刁忠民審稿		二七七
聖門志	李文澤校點	劉琳審稿		四〇七



儒藏

目錄

聖域述聞卷十一

三長物齋叢書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德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收集廢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從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置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等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

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累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罷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畱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尙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陰。回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



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誦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旣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澗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

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舉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徙，定保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詔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



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
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
常也，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
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
役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
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
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砦，本家
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
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
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
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
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
純祐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
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
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
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
明珠滅，賊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
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
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
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

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
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
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
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
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
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
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
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
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
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
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
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
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
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
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
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州，諒帥慶
州。張洄帥涇州。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
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
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
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

出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路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可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選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八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至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

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隄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隄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至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白。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番官流內銓。三班院。國



子監、太常、刑部、審判、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議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川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唐勒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謫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沒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

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告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尙忠厚、所至有恩。鄆、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母。齋三日而去。

本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六十一年、父從祀宋仁宗於京師、歷代帝王廟。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渙漫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弼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

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置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

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析、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得。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畱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旣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兇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



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畱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謂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傳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謫薄者，伺修出，聚謀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

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監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季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舉，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潰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蘇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英宗以疾未視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眾曰。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瑞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

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卽卽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尙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意。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



儒藏

聖域述聞 卷一一

聖域述聞卷十一終

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鶩，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精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旋罷。明嘉靖九年，復祀稱先儒。

校記

①沆：當作「亢」。

②路：當作「命」。

③可：當作「我」。

④白：當作「之」。以上四條據《宋史·范仲淹傳》。

⑤得：當作「行」。

⑥季：當作「李」。

⑦圭：當作「主」。

⑧意：當作「急」。以上四條據《宋史·歐陽修傳》。

聖域述聞卷十二

三長物齋叢書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間理一分殊之說殆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渝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日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草

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摺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



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二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逃，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仲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晉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

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不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用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畱綱與神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辭官屬，所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毒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

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以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堯鷺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而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收人主之侈心。後蔡京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尋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覲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

古聖賢之教。未有不以其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館。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國安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尙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明宏治八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間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怒。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驚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婿也。嘗謂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



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聞謁時，將溪土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亂變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宏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衰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

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閒諡文質。明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閱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煊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于五百年之後，恍明而修，行完而深，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

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可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疑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敝，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謂之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旣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泊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閭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

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泔泔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履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道，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遍，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